

鹤坪
著

中华 门墩石艺术

门墩，门槛两端承托大门转轴的石墩或木墩。通常为石质。其傍于大门门框侧下，如枕，所以又叫门枕石，或称门槛石。是摆放在四合院大门门楼两端的标志性永久建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华门墩石艺术

鹤坪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华门墩石艺术 / 鹤坪著; 林安令摄.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306-4620-5

I. 中... II. ①鹤... ②林... III. 石—建筑艺术—作品—收藏—中国—图集 IV. G89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206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30.00 元

每次踏上田野、考察民间石刻之前，我都会花费半天时间，跟我收藏的这些石刻做一次短暂的“话别”。这时我会点燃香蜡火烛，会给它们的面前摆放两盘四时的果蔬。有了烛火，电灯当然就显得“碍事”，这样，我会关闭了电灯，一任烛光照亮这些石人石兽的皮肤和眼睛。在隐隐约约的烛火的光照下，这些民间的石活儿逐渐地开始在我眼前蠕动。是它们复活了呢，还是我产生了梦幻的感觉？！

每次下乡考察民间石刻，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和危险、困难和障碍，但是每一次都会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每一次都会遇难呈祥、逢凶化吉。我常常想：这恐怕得感谢我收藏的

那些民间石刻艺术品，它们在接受了我的香火供养之后，赋予我一种超自然的生命灵力。去年春天，我下渭北的一个偏僻山村，眼看着日头就要落山，但距我要投奔的小村还有十多公里路程。

自序

螺蛳壳里摆道场

——写在前面的话

同行的人显然有点儿着急，他抹一把额头上沁出的汗水，喃喃道：早知道这么艰苦，我就不来了。我告诉他：在走向民间的道路上，没有一路坦途；有的只是艰难与险阻，因为，正是偏僻与荒凉为我们保护了这些民间的瑰宝。掐指细数，近世以来的哪一次“文化运动”、“文化改造”不是以“砸碎”“砸烂”旧的文化



样式为根本任务的呢？哪一次“社会改良”和“文化改良”，又不是以传统文化的牺牲为沉痛代价的呢？所以，我们要前往的必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必然艰难。但是，石雕是有灵有命的，它们会暗助我们！这时，一条河流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河面上横着一条船。一首久已忘却的唐诗突现在我的脑海：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在通向民间的道路上，没有太多喧哗和吵嚷。有的只是幽草与芦花，有的只是塬下的村烟和寂寞的渡口。从渡口搭船，我们朝着塬下的村烟而去，心里浮现过一百次绝望：就在这样风起狼烟的地方会有瑰宝存在吗？就沿着这条黄土蜂涌的莽莽荒蒿路，能通向民间石刻的图形图像、审美特征、造型规律、工艺技巧、装饰手法？问题是，事实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几乎在每次几近绝望的时候，都会有惊人惊心的意外发现。民间是一片深海，它的蕴藏极其充沛，极其丰饶！

这样，我先后写作了《中华拴马桩艺术》、《中华炕头狮子艺术》，以上两书流行坊间，在收藏界和鉴赏界引起不小震动！这次我写《中华门墩石艺术》，开始一次漫长的新的征程。

门墩，似乎我们每个人都与它有过亲密接触。许是太熟悉的缘故，我们不经意地让它逐渐“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和门墩的合影。直到有一天，门墩到梦里找你，你才知道它对你是那样的忠诚。梦醒，你可能会被感动得泪水汪洋，但擦拭了眼泪，你又会很快把它遗忘！人哪，一个健忘的动物。其实，在我们人生路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永远记住的人物和事情。

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咱家的门墩下面，有个光头光脸的小姑娘，她在为你推磨。你要好好地守住她，静静地坐在门墩上。说完，母亲塞给我一根胡萝卜，她上班去了。我坐在门墩石上，啃着半截胡萝卜，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门墩下面的“推磨女子”说话。

从懂事那一天开始，我就结识了石头。





在依稀记得的儿歌里有这样两句：

青石板上钉银钉，
钉上银钉数不清！

这是一个传播很广的灯谜，谜底是浩瀚的夜空。从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早晨开始，石头就被广泛地运用于启发智慧、指导行为和树立榜样。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在乱石堆里寻找“打火石”，并且把“打火石”在手上剧烈地碰撞，让它迸溅出火星。我咯咯的笑声和石头迸溅出的火星，是我童年回忆里最为美好的时刻，那一时刻我似乎全然沉醉在神妙神奇的氛境，忘记了饥肠辘辘，忘记了衣不裹体。童年的任何一种认识和发现，都是神秘的，神秘得近似透过钥匙孔看到的外面世界，神秘得简直就像达利的图画。我以为，在当代世界美术范畴里，萨尔瓦多·达利是最接近“童年境界”的。达利出生在西班牙的菲格拉斯，但他搞懂了我的在中国西部边陲古城度过的童年世界。达利是二

十世纪的美术顶峰,他用跳跃如火苗,凝重如天空,迷幻如“万花筒”的形色和物像,表达了人类生存生活的瑰丽景象。萨尔瓦多·达利完全可以被理解为“超现实主义”的代名词。我认为:童年的经验往往具有“超现实”的穿透力,它更接近认识的焦点和对周围景象的表达焦点。我们习惯用“烙印”涵盖影响和作用力,我们习惯用“先天”涵盖超越时空的认知水平和不可抵达的境界。这样,我似乎可以说:童年,烙在我们心底里的最奇妙也最普遍的启发和启示我们心路的物化符号,应该就是石头,应该就是门墩。

在北京,我无数次地听过一首传唱在儿童们中间的韵歌。这首韵歌也与石头有关。但这首韵歌显然赋予石头客观具体的实际功用,并用童言童语里潜隐的蕴藉,神化了石头的作用。



小小子，坐门墩，
哭着喊着要媳妇。

坐在门墩上要媳妇，而不是坐在土墩或树墩上要媳妇。这里面暗含着某种“意思”和“意味”，这个意思与神话有关，与传说有关，与风俗土俗有关；这个意味，与祖先祭祀、生殖崇拜和男欢女爱有关。

石头，在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那里都是性欲和性器的象征。

二

中国文化的充实和空灵，决定了它与石头的外在形色与内在形质的联系。这种联系，确立了我们与石头终生难解的相依相附、伴生伴灭的紧密关系！所以，在中国文化里，石头不仅仅被理解成为一种物化形态，石头的精神涵养和气质涵养更被重视、开发和利用。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与石头相关的词条很多；在《辞海》里，与石头相关的词条同样也很多。

其实，在西方社会，石头除了广泛地被实用于宫殿和民居建构之外，也有高级的、暗含哲理的启示启发作用。一则西方谚语说得好：只有圣人和石头是没有过错的！

就石头的认识过程和精神理解而言，远在东西方文化没有构成交流和对话环境之前，我们的老祖先们就已经达成了一致！就对自然世界和精神领域的理解而言，东西方的许许多多认识和发现，是不约而同的，是不谋而合的！至于石头被理解和诠释为通灵圣物，这是后面的事。至于赋予石头崇高的象征使命，这也是后面的事。

总之，倘若我们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母亲，那么石头就是我们连接母亲的脐带！

远在石头被雕刻的历史发生之前，石头就已经被赋予某种



神话和传说的力量,这种石头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见到,如今它们挂着“礼器”、“祭器”或者“图腾”的标签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它最初的精神作用无疑是启发生命,但它最初的物质作用必然与劳动和生产有关,它可能就只是一柄石斧。

石斧在使用的过程中,创造了更为精致的石斧;石针在使用的过程中,发明了更为顺手的石针,这是人类旧石器时代发明发现的一个根本规律,也是艺术产生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用工具创造工具,用劳动丰富劳动!

赋予劳动工具造型艺术的元素,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有了这个基础的造型元素之后,符号产生了。最初的造型符号充满魔幻色彩,它是先民对天地自然、生命情状的移传与摹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笔经验的财富!基于这一笔经验的财富,后来人类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但是,这笔财富的特质特征却给后世的每一项发明与创造烙下准确的“造型”法则。缘于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它的文明曙光都体现于造型艺术,更多体现

于石刻和建筑。

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石刻和建筑,是一对复杂的矛盾对立体;它们一方面“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它们又“一分为二”,体现出的是复合式哲学模式。

这样,我们把石刻从建筑里“剥离”出来,把它仅仅作作为“建筑附件”或者“建筑附属小品”,这样,石刻艺术产生了。

最早的石刻艺术裹挟着神秘的不可知力量,裹挟着生命的原欲和生活的原态;作为最坚硬的材料,作为最光洁的材料,先民们最先赋予石头某种传达天地精神和交通阴阳两界的崇高使命。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除石刻之外的任何旧石器时代的祭器和礼器!把历史刊刻在石头上,这是多么英明的选择。恐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吧。

宗白华先生在谈到“艺术的起源”时说:艺术是一门技术,古代艺术家就是技术家(手工艺的大匠)。现代及未来的艺术家也应该特重技术。然而他们的技术不只是服役于人生(像工艺),而是表现着人生,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的。

门墩就是这样一门“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的”艺术。

三

石头作为基础的建筑材料,作用于民居建筑,起始于旧石器时代。从围着火种,踏歌号叫那一天开始,人类大跨一步,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而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民间石刻更多与建筑艺术有关,更多与陵墓、陵寝制度有关,更多与厚葬的传统风俗有关。而建筑石雕存世较多的应该数汉代的陵墓石雕、唐代的宫殿石雕和明清的家居生活石雕。依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民间石雕的发展过程中,石雕体现着一种由精神生活作用向物质生活过渡的思潮,体现着一种由“灵魂”“灵界”向人间、民间过渡的作用。不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虽然历代都有不同程度

的辉煌,有许多奇筑巧构,也有附着其上的精美雕刻,但能够经得住几千年自然及人为的损毁的遗存却并不多见。存世的大多为明清之后的古典建构,这些明清建构基本上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以工细巧整、艳泽富丽为风格风尚的审美条件。找不到秦风汉韵、唐体魏制,这哪儿称得上中华建筑艺术?这哪儿够得上瑰宝的资格。任何一门历史,我们都必然要寻找它的源头,有源有流,这才够得上学问。

在学院教育那里,每一门功课都有自己的“三基本“教学法”,即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院教育显然仅仅停留在学识的浅层,剔除了学问学识的豪华配制,赋予教育简单的答疑解惑和“解决就业”功能和作用,忽略了体系化、学者化对教学的影响作用。就民间石刻的学术治理而言,我主张“三项原则”和“三种研究”:1.生活实用原则;2.理论建设原则;3.服务





当代原则。三种研究则是:1.熟悉研究对象的历史;2.掌握研究对象的理论;3.精通研究对象的手法。你完全可以使用我的这种方法去研究中华大地的任何一门艺术形式。通过这种简便易行的学习方法、教育方法和研究方法,你完全可以成为任何一门学术学科的精英。研究民间石雕我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在北方民间,蕴藏着数目较大的历代民间石雕,它们有的保存相对完整,有的部分残损,但更多则是面目全非、“满目疮痍”。鉴于以上事实,我在分类石雕石刻时,往往先着眼于它的实际功用的考察,然后再触及它的审美品质和审美品格。我以为:无论多么精湛的石雕艺术品,它都有一个或多个实际功用;倘剔除了实际功用,它的审美质量会大打折扣!这样,我惊异地发现:几乎每一块残石断碑,都保存着与建筑建构的自然联系,这种联系是我们理解和了解古代建筑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研究和考察民间石雕生存发展的“焊点”之所在——中国历代民间石刻艺术,是建筑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经历了形而上

的以影响灵魂和指导灵魂为重任的——上古时期、神传时代和早期封建制的“厚葬”风尚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客观实际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时期的民间石雕的主体是以建筑建构为载体的，是以建筑建构的附件或配套设施存在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也诞生了无比辉煌的灵道、官道石刻，但它依据的审美范畴是以生活形态为基准的，是以人物形态为基准的！所以说，中国民间石刻是一个从神化到人化、从灵魂功用到实际功用的特殊符号。在这个符号转变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诞生和孕育了璀璨的石刻艺术精品。这些精品，不论地上的还是地下的，也不论是藏世的还是出土的，都饱含着某种与灵魂境界和生命修为有关的联系。门墩也不例外。我们在门墩里不



难发现——充沛的传统文化图幅,丰富的神秘文化讯号!

四

在中国建筑之中,除了圆融通融的实际功能作用之外,你会很快觉悟到它气质的存在。这种气质有排空之势,稳当如泰山的气概。我习惯用“大器”涵盖中国古建,不论是庄重和谐的四合院还是飞檐斗拱的“大屋顶”,它都蕴含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派,它都饱含着某种风流潇洒与简朴简重的不雕之美。但是,它的细部细节往往是极其讲究极其考究的。

比如门墩。门墩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建筑群的钥匙,凝神凝韵,关键而重要。

门墩,大门两端承托大门转轴的石墩或木墩。通常为石质。其傍于大门门框侧下,如枕,所以又叫门枕石,或称门槛石。门墩石是整幢建筑的点睛之笔,往往从门墩你就能够了解主人的情趣与志趣、为官还是为绅、庶民还是士子。中国人尤其重视“门面”,祖祖辈辈传承“光大门楣”的礼学教育。所以,自古以来,对于门面装饰的追求就是中国人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是庞大儒学教育的重要构成,它牵涉的学科颇多,计有传统观念与理念、民俗民间传说与神话的境界、劳动与宗教的传说,等等。所以,自然不会忽视建筑入口处这一对石构件。

从形态结构可以把历代门墩区分成三种基础的类别:1.抱鼓石;2.书箱式门墩;3.兽形圆雕门墩。除此之外,在广泛的野外考察当中,我们还发现了“连券(门券)式门墩”和“连对(户对)式门墩”。这样,我们似乎有必要涉及除门墩之外的其他石刻建筑附件,如门券、门枕(俗称门槛)、门当、户对,等等。从保存至今的门墩石来看,门墩无疑在历代都是民间石刻匠人倾情最多、最为重视的一个石刻艺术品种。

门墩是门框、门枕、门楣的重心结合部,它以其不容忽视的“重心作用”,确立了它的意义作用。通过实际作用。决定了它的价值作用,进而飙升了它在民间石刻匠人心目中的价值与意义。

“门户”从古至今就是中国人民一脉相传的基础家族和宗族的代名词。它的风采面貌自然与主人的风神风采有关,自然体现主人的阶层和修养。所以,研究门墩,其实还是在研究阶层和阶级、社会和宗族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在考察当中,我们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发现——文官及士子门前,基本上都蹲着箱式门墩;武官及武举门前,基本上都蹲着鼓式门墩;庶民百姓门前,基本上都蹲着兽首圆雕式门墩。

另外,还有连券式门墩,这种门墩比较罕见,它更多运用于宗祠和庙号与道观。

除此之外,我们在门墩上还发现了堪称充沛的花式与藻饰。

可以说:门墩是一曲或幽婉或激越的宗族文化颂歌,是一朵中国建筑石雕艺术的奇葩!另外,门墩还显然是一个彰显家族风尚与民族吉祥文化的代表。

好了,就到这儿。

时在 2006 年兴庆湖畔的大树画馆。

